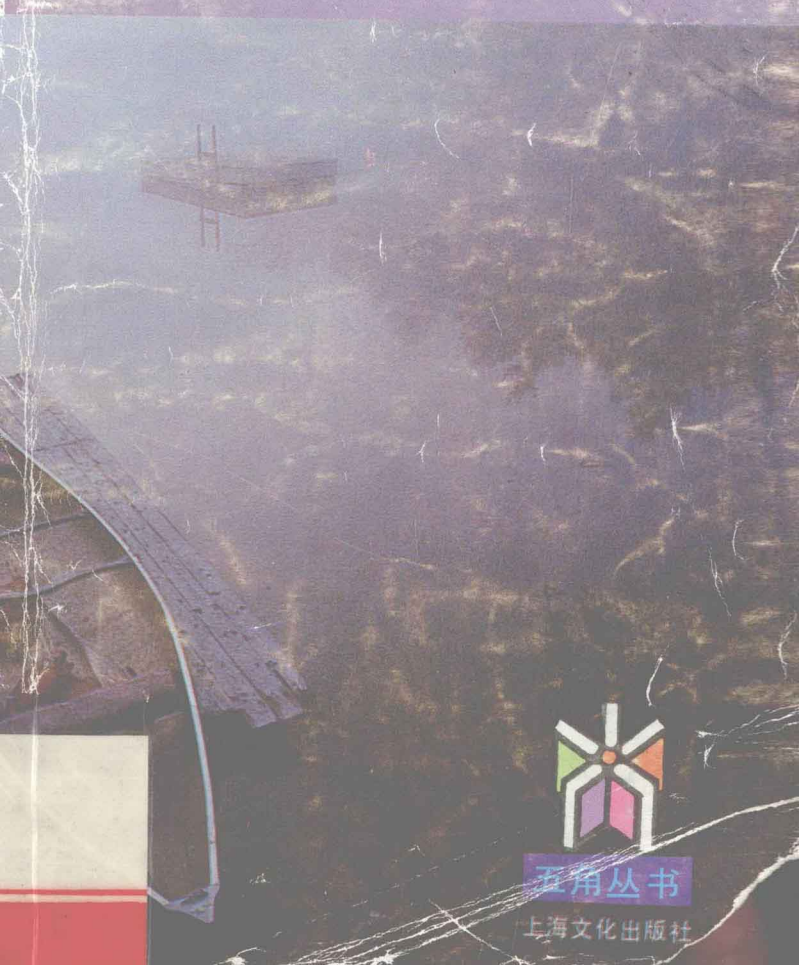


142

著名伤逝随笔30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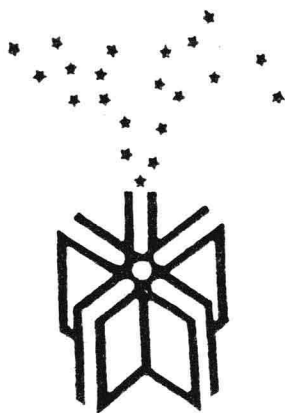
郑舍农 编
韩新民

WU JIAO



五角丛书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五角丛书

著名伤逝随笔30篇

郑舍农 韩新民 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4 号

责任编辑:张有煌

封面设计:陆震伟

著名伤逝随笔30篇

郑舍农 韩新民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6.125 字数142,000
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册

ISBN 7-80511-805-1 / I · 192 定价: 5.80元

前言

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典籍《世说新语》，以专辟的《伤逝》一目生动地展示了我国文人名士素有作文伤逝悼忆的传统，而且还通过魏晋名士之口表述这一传统产生的社会文化依据，说是至圣的超人本是无情的，庸凡的百姓又无力捕捉到并表白出伤感情怀，这种情怀便只能在文人身上集中表现（“圣人无情，最下不及情；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”）。文人重情，古今中外一理，而重情的人都不免会重视伤逝悼忆文的写作，这便是新民兄和我编这本《著名伤逝随笔30篇》的基本前提。

我的一位好友对此举却大不以为然，倒不全是因为不甚吉利，而是说年纪未届“不惑”，就老三老四地奢言“伤逝”话题，是否“矫情”了些？起初我确实“惑”了一会，感到这事让“近黄昏”的学人来做更合适，但随即又觉得这想法其实大谬不然。

其一，自己已届中年，常遇长辈故友溘然长逝，且每不免感慨系之，津生出种种生命感兴；既然伤逝之情常驻于心，我想确已无需讳言伤逝了。郑振铎在《悼许地山先生》一文中言：“人到中年便哀多而乐少。想起半生以来的许多友人们的遭遇与死亡，往往悲从中来，怅惘无已。有如雪夜山中，孤寺纸窗，卧听狂风大吼，身世之感油然而生……”凡庸如我辈，当然无由体验“雪夜山中，孤寺纸窗”的雅境，但同样面对人世沧桑，类似的心境当是有的。

其二，或许有的人在很成熟和年龄很大的时候才认识死亡现象，或者说才对死亡现象有足够深刻的印象，但我却

不然，甚至几乎在开始有记忆力的时候就充满了对死亡现象的记忆，成长中伴着这种记忆，情感中就过早地带上了深深的悼意。我三岁那年，模糊印象中极可爱的三弟溺水而死，五岁时，印象中极可怜的四弟病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。一个算命先生认为这是我的属相导致我的两个弟弟的天折：属相中的鸡虽然不凶恶，但我所属的是“铁爪鸡”，爪底下容不得兄弟。从此我幼小的心灵便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，屡屡浮想起三弟绵软的躯体被大人们放在铁锅上时的那种苍白（乡下土法：小孩溺水，将一铁锅倾覆放置，让溺水小孩的腰部对准锅脐，头脚下垂，以图将腹中积水排出。此法名“担”），以及四弟瘦弱的尸身无助地躺在小木棺上的情形。且每想及此，就油然而生起一种无可名状的罪恶感和忏悔欲，随之也对死亡现象产生了深切的感应：恐怖而神秘。

自小的体验和一定的阅读积累使我明白，人在面对死亡现象（尤其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亲友死亡）时，情感是那么赤诚而真切，不带有浓厚的诗性，也难以升华到哲学的层面，只是那么一股透明的清纯。从文体意义上观察，这应该属于散文的当然表现对象：不加粉饰地传达人性的本真。于是在有了一定的阅读和欣赏散文的能力之后，总是对悼忆散文留意更多，时常咂味，发现这类文章特别耐读。有幸与陈学勇兄在北京大学访学一年，彼此间颇多的共同语言中竟也有此一端，编这样一本小书的想法原本产生于与他的探讨，而因分处两地，工作不便，遂与新民兄合作，完成这项在我们之间具有一定纪念意义的工作，谅陈兄也会觉得欣慰。

伤逝是一种古老的文章题材，伤逝文的积累是这样的丰厚，以至于很容易将它视为独特的文体，而且其中包容着许多千古名作，如贾长沙吊屈原的赋文等，其中又可分祭奠文、凭吊文、纪念文等不同种类。现代文中已基本上没有夹以“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”的祭奠文一体，典型意义上的凭吊

文也很少见,通过书刊等传播媒体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以纪念为中心的伤逝文,其中或可兼有祭奠和凭吊的内容。由于几乎没有一个现代作家不曾写过这类文字,现代伤逝散文的量是颇为可观的,又由于我在上文所提到的原因,现代伤逝散文的质从任何一种相对意义上说都是上乘的。这就是我们积极编集这本小书,并确信它的存在价值的主要依据。尽管散文作者悼忆的对象不可能都为广大读者所熟知,有的甚至同绝大多数读者没有任何关系,但我们很容易理解,任何作者的任何一种悼忆文章,都不可能仅仅是为亡故者写的,更多的内容是面对死亡现象,对自己灵魂和良知的一种拷问,在这种痛苦的但有时候又是愉快的拷问中,作者很自然地抒写出对于逝者,对于自己,对于生活,对于生命,对于人类的种种感兴,从而津生起某种类似于终极关怀的生命意识和情感意绪。这样,对于广大读者来说,伤逝文便有了普遍的鉴赏意义和阅读价值。

即使相对于鉴赏家和研究者而言,伤逝文也该是颇具魅力的对象,因为它最能见出作者感情的真淳与人性的善美,也最能牵动作者心灵深处甚至潜意识层面的几缕情思。这样的观察和判断有助于我们认识有关的现象:

伤逝散文的写作可以促使作者改变一贯的文章风格。成熟的作者都会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自己的风格。风格的形成除了作者个体人格的自然呈现而外,还依赖于作者出于自己的修养、爱好和趣味而作的种种追求,这追求不论是美学的还是文化学的,都带有不可避免的“营造”意味。即会由于一定的意识性和意志力的作用而疏离作者情感的本真,或曰在文体形态与作者本我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安全空间;当他们面对异乎寻常的死亡主题时,情感的本真被严酷唤起,“安全空间”不再需要,使得按本我的感受乃至直觉进行写作成为可能,这就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风格改变的某种必然性。鲁迅的文章素以冷峻、犀利著称,可是在《阿

长和《山海经》中，作者缅怀曾给予自己母爱般温馨的长妈妈，竟至于写下如此热烈的抒情句式：“仁厚黑暗的地母呵，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！”朱自清的散文格调本来如《背影》似的岑静、恬淡，可是他的伤逝文《给亡妇》却采用直诉胸臆的告白式笔法，相对于他的其他散文颇有兀然之感。郁达夫的《记耀春之殇》向人们显示沉陷于悼忆感情中的作者又是如何深沉清隽：他忆起幼子耀春临死时淌下的几滴眼泪，哀然写道：“这是从他害病之日起，第一次见到的眼泪。他人虽则小，灵性想来是也有的。人之将死，总有一番痛苦与哀愁，可怜他说话都还不曾学会，而这死的痛苦，死的哀愁，却同大人一样地深深尝透了；‘彼凡人之相亲，小离别而怀恋，况中殇之爱子，乃千秋而不见！’我的表情，当然也比他自己临死时的伤痛不会得略有减处。”真可谓伤心刻骨的哀痛，可他写来还那么本色、平静，一改他平日所惯有的哭诉呼告的腔调，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他素来难免的矫情。徐志摩在写作中曾有追求“浓得化不开”风格的志趣，但是在《伤双栝老人》等伤逝文中也改变了浓烈抒情的作风，忆叙的语调渐趋于平缓而深沉。同是伤逝散文的写作，鲁迅、朱自清是由冷隽变得热烈，而郁达夫、徐志摩则由激情变为深沉，矢向各自有别，但风格都有变易，颇能说明问题。

伤逝文既然可以在情感本真的调动中一改作者的素有风格，那么它就能够一定意义上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作者自身。具有这种重新认识意义的对象，主要是那些在人格评价上较有分歧的作者。的确，有的作者生平为人未必没有引人訾议之处，但是所写的伤逝文章却又焕发着撼动人心的力量，个中的道理往往也十分简单，即一个作者在悼忆的情绪中，面对一往不复的过去，面对消散如烟的往事，面对逝者如斯的故人，他再虚假也没有了作假的必要，联想到未来的末日审判，他内在的良心总得流露，他内心的忏悔总需陈说，而他本能地觉察到，悼念先逝者的话题是一个难得的机

会,在这一话题中所说的一切,往往会博得人们更多的宽容。事实也正是这样,人们常在伤悼的情绪氛围中滋长宽容的心性,而在相对宽容的心性下会更愿意谅解作者的为人。

伤逝文的魅力主要来自情感的本真,作文技巧乃是其次的事情。我之这样说,是力图说明感人至深的伤逝散文并非只有作家甚至散文家才写得出,有的政治家照样能写出足以标示为千古绝唱的伤逝文章,例如人们非常熟悉的恩格斯的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。关键是作者须对死者有深挚的情感,须对人生有独到的理解,须对生命有真诚的态度,进而对人类的生存有一定的终极关怀——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终极关怀的意思。从这一角度,我们或能领悟出,如今在众多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之类的东西,乃是标准的应用文而绝不是悼忆散文。

如果能通过对此类文章的阅读再普及一下这样的文体知识,倒又是这本小书编辑出版的意外收获。

伤逝散文历来佳作迭出,悉数收录似无可能,亦无必要。这里主要选收我国“五四”以来的较著名的伤逝文,另外择要选收外国的若干篇以备一格,这样做想来是容易理解的。

郑舍农

1993年冬于南京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---------	-----

纪念刘和珍君.....	鲁 迅(1)
为了忘却的纪念.....	鲁 迅(6)
忆韦素园君	鲁 迅(16)
伤双栝老人	徐志摩(21)
秋夜怀以仁	许 杰(25)
追悼志摩	胡 适(30)
忆亡师	梁得所(39)
给亡妇	朱自清(43)
悼庐隐	谢冰莹(47)
我所认识的子沅	柳无忌(52)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	林徽因(60)
记耀春之殇	郁达夫(66)
哭鲁迅先生	孙伏园(69)
悼玮德	方令孺(76)
伟大的寂寞——悼周木斋	柯 灵(83)
记问渠君	李广田(88)
纪念我的哥哥	巴 金(94)
怀念萧珊——随想录五.....	巴 金(102)
悼许地山先生.....	郑振铎(115)
悼夏丏尊先生.....	丰子恺(121)
悼萧红和满红.....	靳 以(126)
悼闻一多先生——诗人、学者、民主的鼓手	

.....	熊佛西(131)
不应当死的又死了一个——悼佩弦.....	川 岛(139)
惜花人已去.....	茹志娟(143)

* * * * *

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.....	〔德〕歌 德(148)
悼念乔治·桑.....	〔法〕雨 果(153)
巴尔扎克的葬词.....	〔法〕雨 果(157)
贝多芬百年祭.....	〔英〕萧伯纳(160)
丧葬.....	〔法〕米什莱(166)
忆“托尔斯泰第三”.....	〔俄〕蒲 宁(170)

纪念刘和珍君^{*}

鲁迅

—

中华民国 15 年 3 月 25 日，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 18 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，我独在礼堂外徘徊，遇见程君，前来问我道，“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些什么没有？”我说“没有”。她 just 告我，“先生还是写一点罢；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。”



刘和珍像

这是我知道的，凡我所编辑的期刊，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，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，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，毅然预定了《莽原》全年的就有她。我也早觉得有写一

^{*} 刘和珍(1904—1926)，江西南昌人，遇害时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。

点东西的必要了，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，但在生者，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。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“在天之灵”，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，——但是，现在，却只能如此而已。

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。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。四十多个青年的血，洋溢在我的周围，使我艰于呼吸视听，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？长歌当哭，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。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，尤使我觉得悲哀。我已经出离愤怒了。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；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，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，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，奉献于逝者的灵前。

二

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？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，以时间的流驶，来洗涤旧迹，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。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，又给人暂得偷生，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！

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；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。离3月18日也已有两星期，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，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。

三

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，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。学生云者，我向来这样想，这样说，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，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。她不是“苟活到现在的我”的学生，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。

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，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，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。其中的一个就是她；但是我不认识。直到后来，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，强拖出校之后了，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，说：这就是刘和珍。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，心中却暗自诧异。我平素想，能够不为势利所屈，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，无论如何，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，但她却常常微笑着，态度很温和。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，赁屋授课之后，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，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，态度很温和。待到学校恢复旧观，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，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，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，黯然至于泣下。此后似乎就不相见。总之，在我的记忆上，那一次就是永别了。

四

我在18日早晨，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；下午便得到噩耗，说卫队居然开枪，死伤至数百人，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。但我对于这些传说，竟至于颇为怀疑。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，来推测中国人的，然而我还不料，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。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，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？

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，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。还有一具，是杨德群君的。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，简直是虐杀，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。

但段政府就有令，说她们是“暴徒”！

但接着就有流言，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。

惨象，已使我目不忍视了；流言，尤使我耳不忍闻。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。沉默呵，沉默呵！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

五

但是，我还有要说的话。

我没有亲见；听说，她，刘和珍君，那时是欣然前往的。自然，请愿而已，稍有人心者，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。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，从背部入，斜穿心肺，已是致命的创伤，只是没有便死。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，中了四弹，其一是手枪，立仆；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，也被击，弹从左肩入，穿胸偏右出，也立仆。但她还能坐起来，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，于是死掉了。

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，这是真的，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，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；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，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！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孺的伟绩，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，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。

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，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……。

六

时间永是流驶，街市依旧太平，有限的几个生命，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，至多，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，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“流言”的种子。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，我总觉得很寥寥，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。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，正如煤的形成，当时用大量的木材，结果却只是一小块，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，更何况是徒手。

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，当然不觉要扩大。至少，也当浸

渍了亲族，师友，爱人的心，纵使时光流驶，洗成绯红，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。陶潜说过，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，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倘能如此，这也就够了。

七

我已经说过：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。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。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，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，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。

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，是始于去年的，虽然是少数，但看那干练坚决，百折不回的气概，曾经屡次为之感叹。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，虽殒身不恤的事实，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，虽遭阴谋秘计，压抑至数千年，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。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，意义就在此罢。

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，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；真的猛士，将更奋然而前行。

呜呼，我说不出话，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！

4月1日

为了忘却的记念

鲁迅



柔石像

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，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。这并非为了别的，只因为两年以来，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，至今没有停止，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，将悲哀摆脱，给自己轻松一下，照直说，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。

两年前的此时，即1931年的2月7日夜或8日晨，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^①同时遇害的时候。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，或者也许是不愿，或不屑载这件事，只在《文艺新闻》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。那第十一期（5月25日）里，有一篇林莽先生

^① 即本文悼念的柔石（1901—1931）、殷夫（1909—1931）、胡也频（1905—1931）、冯铿（1907—1931）、李伟森（1903—1931），他们都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。

作的《白莽印象记》，中间说：

“他做了好些诗，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，当时的《奔流》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，便来信要和他会面，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，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，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，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，又去跑他的路了。不久，他又一次的被了捕。……”

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。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，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，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；我也没有这么高慢，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，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。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，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《彼得斐传》，我就发信去讨原文，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，邮寄不便，他就亲自送来了。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面貌很端正，颜色是黑黑的，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，只记得他自说姓徐，象山人；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（怎么怪法，现在也忘却了），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，罗曼谛克，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。就只剩了这一点。

夜里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，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，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。他像是不喜欢“国民诗人”这个字的，都改成“民众诗人”了。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，说很悔和我相见，他的话多，我的话少，又冷，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。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，说初次相会，说话不多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，将原文改变。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，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，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，以供读者的参看。他果然译了几首，自己拿来了，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。这传和诗，后来就都登在《奔流》第二卷第五本，即最末的一本里。